

# 開卷語

● 鞭鼓生

## 目錄

。識依不智依、四 。語依不義依、三 。經義了不依不 經義了依、二 。人依不法依，一 ：法依四



五〇一	修行人的春耕
五〇二	世紀之疫
五〇三	多替別人設想
五〇四	一碗清水
五〇五	病毒與習氣
五〇六	淨念相繼 了生脫死
五〇七	巴勒斯坦男子的故事
五〇八	俗念紛繫
五〇九	海上釣鰲客
五一〇	庚子年尾的省思
五一〇	老病死生誰替得
五一二	辦事的艱難
五一三	佛不主賞罰
五一四	餘命
五一五	點一盞平安燈
五一六	在娑婆受禍殃
五一七	不可須臾離也
五一八	根柢
五一九	玄妙處與盡本分
五二〇	人格者



# 修行人的春耕

古詩云：「大地藏無盡，勤勞資有生；念哉斯意厚，努力事春耕。」

大自然中，蘊藏著無窮無盡的寶藏，人們只要肯勤勞地付出。一定可以從中獲得豐厚的回饋。想想呀！個中涵義是多麼深厚啊。咱們還是利用這春耕的好時機，努力從事耕作吧！

修行人的春耕，是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學生的春耕則是精勤於課業。社會各階層的春耕，則是各盡本分，努力奉獻所能。「春耕」充滿了朝氣與正能量。

談到修行，有則菩薩與木魚的寓言故事，很是發人深省。話說有位工匠，在樹林裡發現了一棵上好的檀香木。他將其中的一段鋸下，花不到三天的時間，便雕刻成一具木魚。而另外一段木材，卻整整花了三年的歲月，才雕成一尊菩薩像。這尊菩薩像與木魚，同時被一個寺廟請回去，菩薩像被供在大殿高高的佛桌上，接受萬人的頂禮膜拜。而那個木魚卻只能被放在供桌旁，天天還被木槌敲打著，叩叩作響，木魚心裡很不平衡。

一天，木魚很哀怨地對端坐在佛案上的菩薩說：「我們同是一塊木頭，你卻被人高高地供奉在臺上，讓人頂禮膜拜，而我則淪落到天天要被人敲打捶頭。」

菩薩答說：「你知道嗎？在我被供奉在佛案之前，是經過工匠三年千刀萬斧的鑿磨，才被雕塑成今天的我。當初，你只受三天的苦而已。所以你又何必斤斤計較呢？」

木魚聽了也心生大慚愧，天天以盡責的態度，叩叩地響個不停，再也不會去埋怨任何人了。

淺顯的故事，蘊含著大道理。要成爲一尊莊嚴的菩薩，必須經過千錘百煉，重重的考驗。修行人的春耕，同樣地要一刀一斧地去習氣，好似打掃屋舍一樣，在塵土飛揚的環境中，讓惡念、汙穢，止息沉澱，匯歸清淨莊嚴。

# 疫之紀世

二〇一九年年底，中國大陸武漢爆出不明原因肺炎。一種全新的病毒「二〇一九新型冠狀病毒」竄出了頭，短短三個多月，全球確診病例數已破十一萬，有九十七國受到波及，以每週翻倍速度成長，傳播之快是本世紀前所未見。爆發中心點的武漢「封城防疫」，歐美各國更從中國大陸撤僑、航班禁飛，封關自保。形成近代規模最大的一場全球隔離行動。

儘管科學家也加速啓動研究，但病毒特性、疫情走向，仍充滿變數與未知。每一個國家的動作、每一道國際組織的決策，猶如關卡，影響的不只是群體生命安全、各國政經發展，更可能牽動全球局勢演變。

話說發生在一三四七年至一三五一年的黑死病，也是世紀之疫，普遍認為是由一種名為鼠疫的細菌造成的，是人類歷史上極為嚴重的瘟疫之一。一說起源於亞洲中南部喜馬拉雅山區，一說起源於黑海城市卡法，約在十四世紀四十年代散布到整個歐洲，而「黑死病」之名是當時歐洲的稱呼。這場瘟疫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約七千五百萬人死亡，根據估計，瘟疫爆發期間的中世紀歐洲，約佔人口總數30%-60%的人死於黑死病。

另外在一九一八年的流感大流行。是於一九一八年一月至一九二〇年十二月間爆發的全球性H2N2甲型流感疫潮，也是世紀之疫。這由一種稱為西班牙型流行性感胃引起的傳染病，曾經造成全世界五億人感染，五千萬到一億人的死亡。傳播範圍達到太平洋群島及北極地區。其全球平均致死率為2.5%-5%（當時世界人口是十七億人），和一般流感的0.1%比較起來更為致命。

逢此世紀大瘟疫，因尚無解藥可以醫治，人們終日惶惶不安，深恐不幸被感染，而全球經濟也跟著大受影響。印祖云：「世當劫濁，互相狀賊。不有護身符子，斷難永無禍害。所謂護身符子，亦只至誠禮念阿彌陀佛而已。而觀音大士，悲願洪深，尋聲救苦，隨感即應。宜於朝暮禮念佛外，加以禮念大士。則冥冥之中，必蒙加被，自可轉禍為福，遇難成祥，而不自知也。」這是時值疫疾流竄自利利他的南針。讓我們依之自我防護，願在佛菩薩洪深悲願中，求得共中有所不共。

# 多替別人設想

才幾個月的時間，新型冠狀肺炎像頭發瘋的猛獸，無差別地不分人種與國家，無情地襲擊全人類。一波波地，傳染、檢疫、發病、隔離、死亡、封城、鎖國。人類與病毒之間，猶如一場永無休止的戰爭。《經濟學人雜誌》說：「疫情看不到盡頭，封鎖令能維持多久？」在束手無策中，看到有國家，棺木排滿了整所教堂，火葬場沒日沒夜地加班工作。有人說，這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我們面對著這場世界級的戰爭，跟以往所認知的戰爭不一樣。這場戰役沒有船堅砲利，漫天烽火，空襲警報，也沒有軍人搶登灘頭堡，血流成河。但卻是一場「無聲的颶風」，所到之處，無所不摧，尤其老人，一旦染病，會因醫療設備不足，而離開人間。

又這場戰役，在前線抗敵的是醫護人員，他們除了要醫治病患，也要保護自己不要被感染。偏偏全世界蔓延，進而醫療資源嚴重匱乏，譬如口罩、護目鏡與防護衣等。因為許多國家，都沒有預料到病毒如此嚴峻，因而輕忽疫情，未能備足戰爭糧草。唉！何等的辛酸慘烈！既需要醫護人員，勇敢向前抗敵，卻無法提供他們自我防衛的盔甲，這是怎樣的戰爭啊？

臺灣有醫生說：「隔離在家就這麼難嗎？在這種防疫重要關頭，犧牲一些個人自由，難道就如刀割一般難以忍受嗎？請這些朋友們要想想……現在在第一線衝鋒陷陣，日以繼夜地救人的醫護人員們的辛苦。如果每增加一名重症病人，醫護人員的工作量都可能激增幾倍。」也喊話：「只要配合防疫，就是在救人。」「爲了你們，我們留在醫院工作。爲了我們，也請你們留在家裡。」

我們能那麼殘忍地不答應嗎？在舉世沒有疫苗、沒有解藥、沒有呼吸器、沒有隔離病房的同时，世界各地確診人數與死亡人數又快速竄升。渺小的人類啊！面對戰役，不管有無被居家隔离或檢疫，都要勤洗手，不要趴臥走。更要滿懷謙卑與感恩，多替別人設想。阿彌陀佛。





# 一碗清水

臺灣佛教界前輩高登海居士，在一九四二年，曾出任四川省潼南縣長。離縣之日，沿途百姓均於家門前，置清水一碗相送，以感念其清廉。

何以清水一碗相送離職縣長呢？

這是唐朝劉肅：「『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效官，必同於此。」除了期許明鏡高懸，也以清水深自惕勵。高居士離職時，百姓以一碗清水相送，正是老百姓對為官者清廉的肯定。

很美好的故事，官是清官，民是順民。

至於這一碗清水，在韓國的古裝戲中，也常看到婦人在晚上拿著一碗清水，跪在醬缸旁，或庭院中，面對夜空，雙手合十搓揉，虔誠祝禱。

原來韓國人的習俗，向神祈求時會供奉「井華水」。井華水是凌晨第一次汲取的井水，因為井華水清澈潔淨，因此清水成爲信仰行爲的物件和媒介。井華水還被稱作「井安水」，一般是由主婦把井華水盛放在碗裏，向神靈祈求家人健康安寧，家庭和睦。小小一碗清水，也可以表達感恩、祝禱的深意。

水到了哲學家眼中，又怎樣看待？老子說：「上善若水」，水，滋養萬物，利益眾生；水，柔順無形，不與人爭；水，就下而流，低卑自處。更擴大了水的特質。所以用水來形容有美好德行的君子。

水可以用來祝禱、送行和感恩。然最重要還是祝禱者與送行者的誠敬之心。

雪公曾說：「禮佛供養在於心誠，誠則蘋蘩藟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佛天皆享。不誠，鐘鼎玉帛，珍錯醍醐，佛亦不享。儒家尚且『祭如在』，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如在者，即心念也。」所以，心如水，佛如月。月本印水，水若濁動，月不能現。水若清止，月現分明。一切祝禱與供養，自然感應道交。



# 病毒與習氣

我們常分不清楚，病菌和病毒有何不同？不都是會使人生病的嗎？醫生說，病菌就是細菌，當某些細菌進入我們身體後，會使人生病，所以就叫病菌。至於病毒它與細菌不一樣的地方，在於細菌有藥物可以對付，就是抗生素。而病毒沒有藥物可以治療，除了少數病症，例如C型肝炎及愛滋病等尚有藥物可以攻治，其餘則要靠疫苗來防治。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全世界也是在等疫苗研發成功，才得以舒緩傳播的趨勢。醫生又說，病菌是病毒的一千倍大，一般病菌肉眼看不到，必須使用顯微鏡才看得到它們。病毒則比細菌更小，一般顯微鏡也看不到，必須使用電子顯微鏡才可以觀測。

想一想，病毒小到如此微末，有人打個噴嚏，一不留神，就確診了。家族聚餐，夾菜共食，聊天說話，口沫橫飛，整桌親友，死的死，病的病，突然生死殊途。這西元二〇二〇年，自年初以來，因新型冠狀病毒的蔓延，舉世一片紛亂，可以說是烽火連天，哀鴻遍野。所謂歐、美、日等強國，面對疫情，也都處在失控狀態，無法應對。舉世學校停課，航空停擺，旅遊停止，群聚活動表演等，全部無法進行。金融市場震盪，經濟衰退，全球陷入一片不可預知的改變與危機中。

疫情這般侵襲著人類，而病毒小到難以防範，猶如我們的惡習氣，也是無形無狀，無法用肉眼捉摸。佛門把貪、瞋、癡、慢、疑叫做「五毒心」。因為有了這五毒攻心，使我們造作殺、盜、淫、妄等惡業，就像病毒入侵一樣，讓我們修行完全無法寸進。

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離，是預防病毒的基本常識。而清除貪、瞋、癡、慢、疑，則是修行人每日每時，都要自我警醒，用心調伏的重要工作。否則修行人的心被五毒入侵了，就像一面掃地，一面揚塵一樣，所有的修行都變成徒具形式，表面工夫，更遑論明心見性，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了。

# 淨念相繼 了脫生死

雪公云：

今日之下，若佛教好，國家亦得好處。佛家有戒律，以前法師在叢林，一舉一動吃飯穿衣都有規矩，受比丘戒有律有儀。屋裏幾百人吃飯，一點聲音都沒有。所以往廟裏住兩三天，亦可變化氣質。

古人修行，二六時中，晝夜不停。咱二十四小時，一天念幾點鐘？二十四小時，一天能念四小時佛嗎？就算能，其餘二十小時念甚麼呢？是四小時力量大，還是二十小時力量大呢？

〈大勢至圓通章〉：「憶佛念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淨土宗之憶法——憶，是心裏忘不了。任何人忘不了的是甚麼？就是吃飯。開飯時間到，一定忘不了。

比方，你幹了甚麼工作，很辛苦。現在讓你幹，但不能吃飯！這不吃飯怎麼行？所以憶，就是將「吃飯心」換成「念佛心」。

又比方，我喝茶，爲什麼喝茶？我爲了念佛喝茶。於是，無論幹甚麼事，都是爲了念佛，這就是憶。

再做不到，就用極樂世界，「風樹演法」那套，所遇種種，無一事不是演法。經上說到眾鳥演法，叮嚀道：「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所以者何……是諸眾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

也就是說，咱屋內皆是阿彌陀佛變現的。如對花生，也認爲是阿彌陀佛變的。那麼對花生就起恭敬，無形中就起道心。此是今日之秘密。

以上是雪公給青蓮學子的叮囑，很淺顯，很懇切。適合每位修行人，再三咀嚼。現在舉世因新型冠狀病毒，束手無策，死傷累累，災情毫無緩和的趨勢。何時會火燒燎原，難以控制，誰也無法預測。雪公勸勉大家，修持淨土法門，要淨念相繼。如何淨念相繼？以忘不了吃飯之世間心換成念佛心，並將一切看待成是彌陀演法。那麼臨命終時，必能藉以了脫生死，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 巴勒斯坦男子的故事

巴勒斯坦有一位年輕的男子，高齡母親確診新冠肺炎後，被醫院隔離收治，爲了安全起見，連家人也不能探視。男子不能在病房內陪伴母親，只好每天爬牆，坐在病房外的窗臺上，隔著窗戶看著自己的母親，貼心地替她加油打氣，希望母親能戰勝病毒。

遺憾的是，男子的孝心並未帶來奇蹟，高齡母親仍在病毒的侵襲下去世。當地醫院也證實了這則故事，並透露這位男子每天都會爬牆坐在窗外，一坐就是大半天，直到看到母親睡著後才會離去。故事真是讓人心酸。

新冠肺炎（COVID-19）仍在全球肆虐，目前全球確診染疫的人數已超過二千七百四十七萬九千例以上，累計死亡人數超過八十九萬六千人。臺灣人或許逐漸無感，但其實病毒帶來的辛酸故事，依舊每天在世界各地發生。

有誰希望生病？年輕的母親生病了，孩子無人照顧。孩子生病了，母親更是牽腸掛肚，恨不得以身相代。新冠肺炎，是新的傳染病，是要徹底隔離以防感染的疾病。巴勒斯坦男子的孝心，真是感動全世界。母子連心，互相關懷感通，母親雖被隔離了，照顧不到了，他還是爬牆到醫院窗外，探視生病的七十三歲母親。

如果你是病房中生病的母親，突然看到窗外兒子的身影，會是何種感覺呢？應是非常欣慰感動吧！就在這樣四目交接，無言的對望中，巴勒斯坦男子在窗外，送他摯愛的母親，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程。

這讓人想到白居易的〈慈烏夜啼〉：

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晝夜不飛去，經年守故林；

夜夜夜半啼，聞者爲沾襟，聲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

百鳥豈無母，爾獨哀怨深，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

慈烏復慈烏，鳥中之曾參！





# 俗念紛繁

雪公云：「至於俗念紛繁，非關在家出家，只在肯不肯下決心耳。但信深願切之人，雖家事多端，而心中仍然信願相續，自能善巧方便，忙裡抽閑，不離這箇，所謂『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也。」

末世學佛，是物慾橫流、是非顛倒、染心易熾、淨德難成的世代。稍不留神，就會自誤誤人。在家俗念紛繁，出家就不會俗念紛繁嗎？當然也會啊！怎麼辦？古人說：「成佛不難，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雪公說：「屠刀是殺豬牛之刀，殺生不是好事，只要把屠刀放下，就成功了。大家要記住『放下』啊！三毒就是屠刀，咱們任何人專會拿屠刀，然後自殺殺他。這樣怎會解脫呢？如果放下屠刀，再轉拿剪刀，這也不行，必得全部放下。修淨土法門，必得專心於阿彌陀佛上。禪宗講『一念不起』，哪一個人能一念不起，就是真正放下。如果辦不到，就必須專念阿彌陀佛，靠著二力修行，往生才會成功，了生死才有希望。」

肯不肯放下屠刀，關乎「俗念」會不會轉成「道念」。這肯不肯的決心，都在你我心中的一念之間。徹悟大師說：「心能造業，心能轉業。業由心造，業隨心轉。心不能轉業，即為業縛。業不隨心轉，即能縛心。心何以能轉業？心與道合，心與佛合，即能轉業。業何以能縛心？心依常分，任運作受，即為業縛。」

心中的指針轉成了道念，這就能轉業了，決心放下屠刀，俗念也就不會紛繁了。修淨土法門，能夠信深願切，在修道中，日常生活便無有障礙。正是竹密不妨流水過，山高豈礙白雲飛。

# 客鰲釣上海

故事是這樣的：唐朝開元年間的某一天，李白登門拜訪宰相，盼望得到引薦，謀得一官半職。他遞上一塊自報家門的手板，上面題寫著幾個大字：「海上釣鰲客李白」。

宰相見這人口氣特大，順勢問道：「先生蒞臨滄海，垂釣巨鰲，請問用什麼東西當釣鉤和釣線？」

李白昂首答道：「風波逸其情，乾坤縱其志。以虹霓爲線，明月爲鉤。」

宰相見其如此富有豪情詩意，就又問道：「以何物當釣餌？」

李白妙語脫口而出：「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爲餌。」宰相聞之悚然。

佛家不殺生，不垂釣。李太白以虹霓爲線，明月爲鉤，都是虛擬的意象。餌，則是用天底下無有道義的人，真是氣概豪邁，擲地鏗鏘，雖也是虛擬筆法，卻令人稱快。

談到道義，宋朝宰相文天祥四十七歲從容就義後，妻子歐陽氏收屍時，從其衣帶中發現了他的絕筆遺書：「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更留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絕唱。文天祥用生命捍衛了自己讀聖賢書的價值與尊嚴，真是一等道義的表率。

道德仁義應是普世的價值。一個人要在社會中生存，就必須遵守一定的行爲規範。當人們某些行爲超出了規範就會面臨懲罰，這種懲罰主要來自於道德標準和法律制裁。法律制裁，我們談不上，但道德標準卻可以藉自身修爲達到的。

雪公曾簡要指引弟子行使一生任務：「謹守本分，不損人利己，盡心盡力，必信必忠。」又說：「凡事必須發乎誠心，多爲別人設想，萬別心存勾勾道道。」若依這般教誨，立定腳跟，在起心動念處省察，諒必不至成爲李白釣鰲的魚餌了！

# 庚子年尾的省思

又到了歲末，是庚子年尾。想想真是多事之秋，新型冠狀病毒，在世界各地依然猖獗，病毒毫無和緩減絕的趨勢，人類死傷累累，令人驚心動魄。逢此世紀大劫，誰能倖免呢？在無奈又無助中，讓我們來重溫雪公的人生訓誨吧！

雪公說：「你們平素千萬別『好事』，隨便替人出主意。一旦替人出主意，就得替人負責任。如果只會出主意而不負責任，這就是沒人格。」

「好事」，不是指好的事情，而是說喜歡多管閒事，或引發無謂的事端。原來人格的養成，點點滴滴都在人我之間。當你滿腔熱血在表達看法，替人出主意的同時，可曾想到對方或團體做得到否？自己究竟能出多少心力相助？如果只是一時興起，各抒己見，或發發牢騷，事後於己無關。雪公說，這就是「好事」，不負責任，就是沒人格。朋友之間，團體之內，大家是應該互相扶持，提供資源。若自己有困难做不到，要認清自己，千萬別信口開河，挖坑叫別人去跳。捅出了婁子，又無法收拾，汗損了自己的人格。

雪公又說：「人必得遇到富貴貧賤等事情，方能看出會不會違背仁。所謂：『疾風知勁草，國亂識忠臣』。如曹操在治世是能臣，逢亂世就成了奸雄。人是慈是孝？無事時也不容易看出來，必得六親不和時，方見是否真孝真慈。念佛也是如此，平素少說風涼話，臨終方知有功夫否？佛家講精進忍辱，儒家要百折不回，不論貧富貴賤，是順境或是逆境，總不離仁。即使做不到也要殉道，身雖死而心不死。如文天祥之視富貴如敝屣，寧死不屈。為人若無志氣、無骨氣，真枉為人。」

若非對人生有深刻的體驗和眼力，怎講得出這般刻骨銘心的話語？讓我們細細咀嚼，內化成自己的見地與智慧。總之，一番提醒，一番覺悟。希望明年是個太平年，大家可以平安自在生活與修行。



# 生老病死誰替得

憨山大師云：「榮華總是三更夢，富貴猶如九月霜，老病死生誰替得，酸甜苦辣自承當。」

新冠肺炎，讓二〇二〇年蒙上陰霾，好不容易等到疫苗問世了。卻傳出英國新冠病毒變異株「B.1.1.7」的傳染力，比原病毒株高七成。使得英國政府無奈地在耶誕假期前夕，針對部分區域下達封鎖令。封鎖前夕，倫敦各大車站湧入大量逃難人潮，有英媒形容現場宛若戰區。而世界超過四十個國家更祭出斷航或旅遊禁令，真所謂避之唯恐不及。

有誰會想到因為新型冠狀肺炎，世界最尊貴又先進的民主國家「英國」，竟淪為各國不敢與之往來的國度。當前氣候酷寒，該國食物短缺，經濟大崩解，學童的午餐竟要聯合國伸手救援。這變異的毒株，比原來的更毒害人們的器官。英國人陷入了一場生死大戰。

翻閱著現代新聞的扉頁，心中感到無限的悲傷，世界各地無不受病毒的侵害，陷入無助與恐慌的境地。突如其來的災難，無聲無息地擾害著人類，既不分種族，也不分貧富與貴賤。正是「老病死生誰替得，酸甜苦辣自承當」。

印祖云：「斯世澆漓，社會紊亂，天災人禍，疊環相生。欲謀挽救，須人人敦倫盡分，孝親慈幼，愛人若己，大公無私，方可。以人心平和，世界自安，國難自息矣！」又說：「佛力不可思議，法力不可思議，眾生心力亦不可思議，惟在人之能虔誠與否耳！」

是啊！大劫之前，誰能倖免？修行人要落實印祖的誨諭，一心修善，盡為人本分，並虔誠念佛，哀祈佛力慈悲加被病苦大眾。若真不幸確診，難逃死劫，就懇求阿彌陀佛，哀憐攝受，念佛求生西方，離開苦難的娑婆吧！



## 辦 事 的 艱 難

雪公說：「你們諸位，要是不知道辦事有困難，就萬事難成。你念書少，無閱歷。且看孔子聖人，陽貨都與之作對。釋迦牟尼佛，其兄弟、兒子、馬夫車匿都害他。……你辦事，要是無人給你作對、障礙，那辦的事肯定不成。你以後，有障礙，將之克服過去，這才算成功。」

人們存活在世間，身處各行各業，辦事在所難免。所行所為，誰都希望事事圓滿處處成功。然而，事實並沒有這般稱心如意。過程中一定會有或大或小的障礙與不順，橫互在眼前。就如雪公說的，連孔子聖人、釋迦牟尼佛，都免不了最親近的人與之作對，何況平凡如你我，又如何能寄望辦任何事，都一帆風順，使命必達呢？

雪公也說過，「人沒有經歷過憂愁患難，道業不成。」憂愁患難是給身心莫大的折磨與考驗。有時是生離死別，有時是戰亂逼迫，有時是六親失和，有時是病苦纏綿等。種種人生的大逆境，它會讓人更深刻體會人生的憂苦，進而淬礪心志，而對道的體會，也會更加相應與感通。反之「富貴求道難」，富貴之人，終日在順境中，思衣得衣，思食得食。他要如何體會三苦八難的苦境呢？

歷史上晉惠帝的事情，大家耳熟能詳。有一年國家鬧災荒，老百姓都沒飯吃，到處都有餓死的人。手下把情況報告給晉惠帝，哪知晉惠帝竟說：「沒有飯吃，他們為什麼不吃肉粥呢（何不食肉糜）？」

面對這樣的皇帝，正是「皇帝無福，百姓遭殃」。他不知道民間疾苦，只活在自己豐衣足食的世界。古云「厚德載福」，福報的背後，是積累了很深厚的好德啊！

辦事的艱難，是一番考驗，一番成長。如果遇到瓶頸，就放棄，就唉聲嘆氣，那辦事，永無成功之日，修道亦然。「好事成就，皆賴智慧。」願與諸君共勉！



# 佛不主賞罰

雪公言：「佛法在一般人看來，是一種宗教。但佛法與其他宗教不同，因佛法重要點是不仰賴天、不仰賴神，而是仰賴自己的心性。」又言：「佛不主賞罰，罪福由自召，佛不過勸眾修心生慈，杜絕殺念爲本。」

所以萬別以爲私心幹壞事，再買些香蕉去燒香拜佛，佛就會赦罪，完全沒有這回事，這是自欺欺人，並且是毀謗佛法。那到底誰主賞罰呢？是「因果」！是因果主賞罰。

經云：「菩薩畏因，衆生畏果。」雪公說：「因者事之動機與開始，果者事之終結與受報。現所處之苦厄，果報也。凡夫癡迷，身受方覺，所謂畏果也，雖畏無補。先所造之罪惡，因由也，菩薩有智，見始知終，所謂畏因也，畏可止造。」一般凡夫眾生，只怕惡果，惡果發生，才會慌亂害怕，不明瞭惡果起源於惡因。菩薩則不然，平常舉心動念，都謹身防護，戒慎於初，不使造惡因。

《技擊餘聞補》記載一段軼事：清初八大劍俠之一的白泰官，遊歷數年後返回故鄉。快到老家的路上，見到一個不到十歲的小孩在練武，緊握小拳頭猛擊道旁住家的石獅，火星爆射數尺。白泰官駭然——這孩子年幼尚且有此功夫，長大便難以制衡他了。於是便與找他較量比武，小孩輸了，重傷將死前大哭說：「我的父親白泰官爲何不回來？你的兒子被人打死了啊！」白泰官大驚，然而小孩已傷重不治，只能悲傷地負著孩子的屍首而歸。

啊！白泰官雖然是一世武功高強的劍俠，竟是愚癡的可憐眾生，不容一位身手非凡的小童，親自害死未謀面的親骨肉，飲恨終身。所以菩薩畏因，無因便無果，無果便無禍，無禍等同福至。反之，印祖云：「眾生常作惡因，欲免惡果。譬如當日避影，徒勞奔馳。」

# 命餘

餘命，指每個人，在世間還有多少時光可活命。怎麼算呢？以各個地區男女的平均壽命當指標。餘命還分健康的餘命，與不健康的餘命。現代已是高齡化社會，經過內政部公布「二〇一九年簡易生命表」顯示，臺灣人的平均壽命為八〇·九歲，其中男性七十七·七歲、女性八十四·二歲，而不健康的生存餘命，包括失能、臥床、慢性病纏身等，大約有八·四年之久。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如此，這是簡易生命表的平均數值。而看到不健康的餘命，很是驚訝！竟然有八·四年之久。當然並非這八·四年都是臥床，但是，卻需要人幫忙。

「我不要這樣啊！」「我要自在過日子，臨命時終蒙佛接引啊！」

是啊！修行淨土法門，不論出家與在家，大家都要臨命終時出離六道，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然而生存於世間，年老必然力衰，這是不爭的事實。修行人也會體弱多病，也會無法自理生活。加上臥床的話，往往會意氣消沉，提不起道心。如果一心想要康復，必加強醫療藥物的使用，那就更苟延殘喘於病榻，必須要找居家看護或外勞照顧。

老人的餘命，要有人照護，而慧命與往生大事，更是要有人護持。很多蓮友對往生大事，未曾交代清楚，子女同意氣切後，就渾渾噩噩在醫院躺了兩三年之久，往生時已經不會念阿彌陀佛了。

修行人每每念到《大迴向文》，心就悸動不已：

誰不願意「願我臨終無障礙，阿彌陀佛遠相迎」；

誰不願意「一剎那中離五濁，屈伸臂頃到蓮池」。

只要在蓮池中長養聖胎，待得花開見佛悟無生，那度生的事，就具備善巧方便，不再力不從心了。

可這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不論還有多少餘命，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可得儲備資糧，厚植功力。大家認真勇於面對吧！

# 燈安平盞一點

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這場世界大役，讓全世界一億六千七百多萬人染疫，三百四十七萬多人死亡。這波不見槍砲的戰役，已然找到侵入臺灣的破口，正在社區如火如荼地傳染開來。

它是英國變種病毒，毒性超強，一人可以傳給十幾個人。全臺進入了傳染疾病的第三級警戒。政府三令五申，人與人的群聚必得全面取消。於是，學校停課了，公共場所關閉了，婚宴須得取消，公祭不可以舉辦，餐廳小吃店只能外賣不可內用。一切約制，就是要民眾不要移動，以免增加染病的風險。正所謂同島一命：兩千三百五十萬人的命脈，就繫在大家對防疫的共識與態度。希望謹遵防疫規則，疫情很快就可以緩解。

想想，活這麼久，還沒遇過甚麼戰爭。而今天這場會要人命的戰役，可真活生生地給碰上了。話說回來，真的發生戰爭了，槍砲滿天飛，結婚也是簡單儀式就過去了，喪葬有人收埋就不錯了；轟炸機一來，防空洞常常就成了掩埋場。戰亂物資缺乏的年代，吃番薯簽、配番薯葉的日子，聽來好不甘心，而事實正是如此。至於讀書上課，根本不可能，多少長輩的青春，就被戰火給耽誤了。而今日只要守規矩在家，備好儲糧，等待疫情鋒頭過去，比起戰火的肆虐，好像還有點小確幸。這小確幸，也須在日常生活之中點滴建立。戴口罩，勤洗手，保持適當距離，更不要群聚歡娛。就像守戒律一般，嚴格恪守，直到疫情平息。

讓我們點一盞平安燈，希望燈燈相傳，光明綿綿無盡，光之所照處，人心向善，社會祥和。這是面對疫情的祈福。另外，即便是蓮社念佛講經暫停了，助念也辦不到了。大家還是要佛號提起，各自用功。印祖說：「往生不在識字不識字，只在有信願與無信願。有信願，決定往生；無信願，決不得往生。」以深信願，持佛名號，不但自己功夫保得住，在這盞平安燈上，我們也算為眾生，添注了酥油。



# 殃禍受婆婆在

將近兩年來，全世界無不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的影響。疫情在全球不斷地蔓延開來，殃及超過一百多個國家。本想發明了疫苗，惡疾的傳染應該可以控制下來了。哪知還有更嚴重的變種，以及變種又變種的病毒。現有的疫苗不足以壓制恐怖的病源。像印度、印尼等亞洲國家，正重複著十分猖獗又嚴重的傳染、發病、確診、死亡……。

真是欲哭無淚，這世界怎麼了？有位三十多歲的移工回印尼，才跟蓮友通過報平安的電話，那知兩個星期之後，再連絡，已經往生了。

世界各地不只受疫情攻擊，更有無情的大水災、大火災及大乾旱，在歐洲、美洲、澳洲，在中國大陸等地發生著。多以非常嚴重又毫無預警的方式，殃及人們的生命財產。實在令人驚慌到不行，這世界怎麼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雪公詩偈云：「作繭纏身落沸湯，蓮邦建設為君忙；如何不肯真心去，只在婆婆受禍殃？」正是「只在婆婆受禍殃」啊！

這一場又一場的大災大難，就如同電影中的恐怖災難片，教人好不心驚膽顫。學佛的你我，無處可逃，就像在地洞中面臨潰堤的大水，排山倒海地灌過來，擺在眼前的，只有死路一條。世界這麼急速地在崩壞，整個婆婆世界，受到深水熱火的摧殘，每個人都無法置身度外。還有歐洲有好幾百萬的難民，他們的國家受到戰火的蹂躪，難以生存，因此成群結隊地攀爬過邊境的鐵絲網，想尋找安身立命的落腳處。而今，放眼世界，哪裡是真正安穩處，可以讓人們稍稍偷安苟存呢？

害怕嗎？很害怕。

雪公說：「幸好我們多生修有大福報，得聞『南無阿彌陀佛』這六字密咒。街上的普通的普通人無福聽聞，縱使聽聞了，也是漏失不存。故說：『無福不聞六字名』。淨宗祖師教我們要發願往生西方的宏願，婆婆無論何事，一切皆厭離，極樂一切皆欣慕，如此『縱未一心也往生』，有願，必得往生。」真真切切地，這六字洪名，就是我們攀爬鐵絲網的護身鎧甲，爬得過，才得以遠離婆婆禍殃吶！



# 不可與離也

印祖云：「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穿衣吃飯，一切時，一切處，皆好念佛。」

又說：「隨忙隨閑，不離彌陀名號；順境逆境，不忘往生西方。」

日子無聲無息地流逝，疫情卻如火如荼地在世界各地蔓延，已奪走了四百五十多萬條人命。沒有槍砲，也不容反抗，有人就這樣倒地不起。實在難以相信，一大批人可以這般快速地離世，它超越了我們對死亡方式的認知，真令人們張皇失措。

修行的你我，驚嚇之餘，有想過它是怎麼來的嗎？它是人類業力的牽引和大自然的反撲。這疫情，看似暫緩了傳播鏈，卻又很快地，產生了一波更頑強的變種病毒株。像極了我們業海的浪濤洶湧，快速地衝向業障深重的你我。

我們不妨靜下心來，反覆咀嚼省思，祖師的叮嚀。

到底我們一切時、一切處，念佛功夫落實了多少？又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穿衣吃飯，我們是否須臾不離佛號呢？這一句萬德洪名，才正是我們面臨苦難，安身立命的萬靈丹哪！

不用怨嘆，說疫情讓整個生活亂了步調，回歸我們自己的內心境界吧！道場的門戶雖因疫情深鎖，向道的心扉卻是敞開的。憑藉著一句萬德洪名，感應道交，入於如來大誓海中，相信必能承佛慈力，罪障消滅，現在安渡劫難，未來往生極樂。



# 根 柢

台南的安平，有一處樹屋的展示。歷經百年，榕樹的氣根盤據在屋宇整面牆上，樹冠高聳茂密，儼然成爲屋頂，屋樹共存蔚爲奇景。那大樹盤根錯節的根柢狀貌，完全展現出來。很令人驚訝，原來枝葉繁茂的樹根底下，是要具備如此繁複、又四處竄生的基本功夫。

是啊！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樹，必有盤錯的根柢。根柢深深地扎入泥土中，伸向黑暗的地底，汲取大地的養分，才能滋潤自己，成爲一棵參天大樹。

而人，雪公云：「求學要得到根柢，先修明性德，以真才能，貢獻社會。學佛要先知無我，發心利眾，直心道場，不可浮誇。作慈善事，應知純爲救他，萬勿假公濟私，或沽名釣譽，則不失爲正士，否則偽善真惡矣。」

元朝滅南宋後，文天祥寧死不降，年僅四十七。死後數日，他的夫人歐陽氏收屍，面色如生，並在衣帶中發現了一首贊：「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任何讀了文天祥〈衣帶贊〉的人，無有不含淚動容。文天祥的仁至義盡，正是他讀聖賢書，爲人處世的根柢。

反觀自己，我們的根柢又如何？

遇到事情，起心動念的標準在哪裡？有真才學能貢獻社會嗎？是否以無私無我的心，處處發心利益眾生？又是否憑著正直誠懇的心，老實做事？作慈善事，真的純爲救他？有否假公濟私，或沽名釣譽？如此一一反詰自己，縱不能成聖成賢，至少也不至於淪爲社會敗類，枉過此一生。

## 玄妙處與盡本分

雪公在世，曾告訴要去外地工作，而心懷惶恐的學生說：「你是我的學生，我是印祖的弟子，你們就是印祖的再傳弟子，你怕什麼？」臺中蓮社的師承源自於印光大師。印光大師是淨土宗的第十三代祖師。祖師的身教，依然歷歷在目；言教，依然鏗鏘有力，言猶在耳。所以，你怕什麼？

印祖云：「他人教人多在玄妙處著力。光之教人，多在盡分上指揮。設不能盡分，縱將禪、教一一窮源徹底，也只成一個三世佛怨而已，況尚無窮源徹底之事乎。」

印祖在「玄妙處」與「盡本分」上，刻意朝「盡本分」上指引眾生。學佛的民眾，走在佛道上，偏離了盡分的正軌，再多的談玄說妙，祖師說也只是三世佛怨而已。三世佛怨，就是說今生做善，第二生去享癡福。因沒有慧的關係，十分八九，迷了本性，在享癡福的時候，殺盜淫妄，又造出許多罪業來。到了第三生，仍不免酬償惡業，去墮三途。祖師是這麼明白地強調盡本分的重要。雪公也說：「白衣學佛，不離世法，必須敦倫盡分。處世不忘菩提，要在行解相應。」

修行，在實不在華，大匠誨人，恆以規矩。所以有高人提點修行方向，跟只是頑修狂慧的道場，結果是不同的。木無根而欲茂，鳥無翼而欲飛，其可得乎？

印祖又說：「光因為業障深重，企圖消除罪業，以報佛恩。每尋求古德之修持懿範，由是而知誠與恭敬，實為超凡入聖了生脫死之極妙秘訣。故常與有緣者諄諄言之。」又強調：「誠與恭敬，此二事，雖盡未來際，諸佛出世，皆不能易也。」祖師的心地功夫，光明如日，毫無藏私，唯直道而行，功深德茂，所以成其為祖師大德。



# 人格者

梁任公說：「人格完全，就叫做『仁』。人格不是單獨一個人可以表現的，要從人和人的關係上看出來。要彼此交感互發成爲一體，然後我的人格才能實現。」

原來所謂的「人格」，是在人內心裡發酵醞釀，然後呈現在與人相處、交談、辦事時……的一種格調。

雪公也說：「關起門來，誰不是聖賢？」臺灣民間，常以「人格者」來稱許一位人格高尚的人。雪公又說：「今日之下，什麼叫學問？學問就是辦事。不辦事，沒學問。把《二十四史》，念得熟透透，從頭背到底，倒過來再背，還是個書呆子，一點用處也沒有。幹什麼用啊！你看曹操文筆多麼好，可是他私心滔滔，德性有虧，文筆再好，也是奸臣一個。」所以有好的文筆，內裡還是要有高尚的品格，文章也才會隨之尊貴。曹操〈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獲得多麼高的迴響！然而，蓋棺論定竟是千古梟雄而已。所以書讀很多，文章很會寫，辦起事來，私心滔滔，那就不是人格者了。

人們以「至誠高潔」、「德深望重」等成語，來形容人格者。學佛之人，人格高尚，心端意正，都是基本功。雪公說：「凡是心一動，說話、辦事、都是爲公，爲大家，這樣就是善。反之，私心滔滔，討人便宜，這就是惡。最大的惡——貪瞋癡，是根本煩惱，貪心、發脾氣、愚癡、不信因果，都會害人。大家記住這一點，就幫助了善根。」

佛法的重心，就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我們修福造業，總不出六根三業。佛法是要拿來實踐的，不付之於身體力行，終究是空談。雪公說辦事，就是將所學的道理，付諸實踐。「修行者」的生命軌跡，是與「人格者」雙軌並行的。